

戴都良之后，自然应当介绍那位“无一日不阅读戴都良著作”(奥斯定语)的迦太基主教西彼廉(Cyprian)。然而在戴都良与西彼廉之间，或与西彼廉同时，尚有一些颇有影响的拉丁作家与作品，本文即先介绍他们，以及他们在面对当时教会遇到的内外问题时与西彼廉的往来。

殉道者圣伯尔都亚与圣斐利琪行传Acta SS. Perpetuæ et Felicitatis Martyrum.

基督教自诞生便伴随着无数信徒的殉道。公元203年北非迦太基的迫害中，伯尔都亚(Perpetua, 弥撒感恩祭译为伯尔伯都亚)和斐利琪(Felicia, 弥撒感恩祭译为斐利谦)两位妇女和她们的同伴可能是最早有同时记录的殉道者。

● *Passio SS. MM. Perpetuæ et Felicitatis.* (CPL 32)

《殉道者圣伯尔都亚与圣斐利琪的受难》以记录伯尔都亚的口述呈现，直至她们与同伴的殉道。有人认为此作有蒙丹派的影响，可能为戴都良所编辑，然而对此并无定论。

当时共有五位慕道者(catechumenus)被捕。其中一位是贵族少妇伯尔都亚，另一位斐利琪是怀胎八月的孕妇。另有三位男子，分别是Saturninus, Secundulus和奴隶Revocatus。他们的导师Saturus也自动投案，与他们同囚狱内以便鼓励他们坚守信德。伯尔都亚自述她被捕时与父亲的对话道：

“我们与追捕者在一起时，父亲因为他的感情坚持劝我背弃。我说：‘父亲，比如说，你看见这只放着的器皿，小罐子，或者其他东西了吗。’他说：‘我看见了。’我说：‘难道它可以用不是它的其它名字来称呼吗’他说：‘不可以。’我说道：‘所以我也不能叫我自己别的，除非说我是基督徒。’”

(PL 3, 18: cum persecutoribus essemus, et me pater avertere et dejicere pro sua affectione perseveraret: «Pater, inquit, vides, verbi gratia, vas hoc jacens, urceolum, sive aliud?» Et dixit: «Video.» Et ego dixi ei: «Numquid alio nomine vocari potest quam quod est?» Et ait: «Non.» «Sic et ego aliud me dicere non possum, nisi quod sum Christiana.»)

被捕之后伯尔都亚便受了洗礼。她与父亲再次诀别：

“我的父亲从城里赶来了，痛苦不堪，上前来想动摇我，他说：‘女儿，就因为我的白发，可怜可怜我吧；如果我还配叫做你的父亲，如果我用这双手把你养育到这花季；如果我看重你超过你所有兄弟，不要把我交给人们的羞辱。看看你的兄弟们，看看你的母亲与姨母，看看你的儿子，没有你，他也不能活下去。收回你的心志吧，不要让我们都毁了。

如果你遭遇什么，我们中没有人还能自由说话了。’父亲以他的慈情说着这些话，一边亲吻我的手；他扑倒在我脚前，哭着称我主人而不是女儿。而我也为父亲的白发伤心，因为在我们整个族中，唯独他不能因我的受难而喜乐。为了让他振作我说：‘在那刑台上台将要发生的是天主所愿意的事。你要知道：我们不被置于自己权下，而是在天主的权下。’”

(PL 3, 29-30: Supervenit autem et de civitate pater meus, consumptus tædio, ascendit ad me ut me dejiceret, dicens: «Miserere, filia, canis meis; si dignus sum a te pater vocari. Si his te manibus ad hunc florem ætatis provexi; si te præposui omnibus fratribus tuis, ne me dederis in dedecus hominum. Aspice ad fratres tuos, aspice ad matrem tuam et materteram, aspice ad filium tuum qui post te vivere non poterit. Depone animos, ne universos nos extermines. Nemo enim nostrum libere loquetur, si tu aliquid fueris passa.» Hæc dicebat pater pro sua pietate basians mihi manus; et se ad pedes meos jactans, et lacrymis non filiam sed dominam me vocabat. Et ego dolebam canos patris mei, quod solus de passione mea gavisurus non esset de toto genere meo; et confortavi eum dicens: «Hoc fiet in illa catasta quod Deus voluerit. Scito enim nos non in nostra potestate esse constitutos, sed in Dei. »)

五人按当时罗马刑法被判处投入竞技场中，由野兽杀死。行刑前日，伯尔都亚梦到自己打败了一个埃及人，她自述道：“我知道我不是要与野兽交战，而是与魔鬼交战，可是胜利必属于我”(PL 3, 41: intellexi me non ad bestias, sed contra diabolum esse pugnaturam; sed sciebam mihi victoriam)。斐利琪担忧自己不能与其他人同时殉道，因为罗马法庭规定孕妇须生产后方可执行死刑。同狱的人都代她祈求，她在行刑前生了一个女儿，由一位教徒领养。

殉道当日，他们从监狱中出来，高唱圣咏走向竞技场，宛如去升天似的容光焕发。到了竞技场门口，兵士强迫烈士穿外教祭衣。伯尔都亚代表众人拒绝，穿着原来的衣服入场。几位男子先后被野猪、熊、豹子攻击，伯尔都亚和斐利琪则被一头野牛的攻击。最后他们一一被处死。

伯尔都亚与斐利琪的名字均被列入罗马弥撒感恩祭第一式中纪念。

开头佚失的残篇Fragmentum Acephalum

- *Fragmentum Acephalum incerti scriptoris de canone SS. Scripturarum.* (CPL 83a, PG 10)

这是“一篇作者不详、开头佚失的关于《圣经》正典的残篇”，大概作于公元170年与公元200年之间，由意大利神父和历史学家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 (1672–1750)在米兰的一座图书馆重新发现，故又常常被称作《慕辣托黎残篇》(Fragmentum Muratorianum)。此文非常简短，但是列出了当时在罗马和各地教会公认的《新约》篇章，是《新约》成书历史的重要资料。

此残篇列出的《新约》目录与顺序已经与现在的《新约》正典非常相似：首先是四部福音书，因为开头佚失，现存的目录从“第三篇”《路加福音》开始，而“第四篇”为《若望福音》，显然前二福音很可能与现在一样为《玛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福音之后是路加作的《宗徒大事录》；然后是保禄宗徒的书信，除了历来对作者有争议的《希伯来书》没有出现，现在十三篇保禄书信的名字全部被列出，而《劳狄刻雅书》(*Epistula ad Laodicensis*)和《亚历山大

里亚书》(*Epistula ad Alexandrinus*)则明确被拒斥为Marcio托名保禄的伪作, 其中后者现已失传, “因为苦胆不能与蜂蜜相掺合”(PL 3, 185: *Fel enim cum melle misceri non congruit.*); 其他宗徒的书信则只有《犹达书》明确出现, 另外此篇也提到若望宗徒的两封书信, 但不知是否是现在《新约》中三封书信的那两封, 只有《若望一书》就上下文来看较为可能, 《雅各伯书》与《伯多禄前后书》则没有出现; 最后是《若望默示录》和《伯多禄默示录》(*Apocalypsis Petri*), 然而后者并不被一些人承认; 此外此篇还承认了《旧约》中的《智慧书》, 也提到了最近教宗庇护一世的兄弟赫尔玛(Hermas)作的《赫尔玛牧人书》(*Ποιμὴν τοῦ Ἑρμᾶ, Pastor Hermæ*), 但特别说明该书虽适合公开诵读, 但不可与先知和宗徒的作品并论。

米努修Marcus Minucius Felix

我们对米努修所知甚少, 只知道他大概生活在公元150年与公元270年之间, 似乎为北非人, 曾在罗马做律师, 在相当大的年龄皈依基督教。他最有名的作品为

- *Octavius*. (CPL 37, CSEL 2)

此作以外教人Caecilius Natalis与基督徒Octavius Januarius两主人公的对话形式, 为基督教进行辩护, 以Caecilius的皈依而终。米努修运用了罗马大作家西塞罗(Cicero)的《论众神的本性》(*De natura deorum*)一书, 可见他极具文学修养。也许米努修是针对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176年时对基督教的限制所作。

*Octavius*大概可分为两部分。米努修首先(一至四章)向读者介绍他的两个朋友, 三位朋友一起由罗马去奥斯提亚(Ostia)旅行, 暂别律师工作, 享受海水浴。Caecilius在途中看到了当时流行的塞拉皮斯(Serapis)的神像, 便对它下拜。这引起了Caecilius与Octavius两人的争辩。三人就在一个深入海中的堤上, 席地坐着, 由米努修居中担任裁判。

第一部分(五至十三章)是Caecilius对基督教的攻击, 并为自己及异教辩护。他认为基督徒的真理并不可信, 崇拜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是极愚蠢的; 肉身的复活没有意义。任何哲学家都未能接触到真理, 对神的一切我们茫然无知, 最安全的做法是崇拜那些使罗马伟大的传统神祇。基督教徒不应该攻击他们, 而且他们的组织是秘密的、混乱的。

第二部分(十四至三十八章)是Octavius的回复, 他针对关于异教徒的指控为基督教进行辩护。“你们说我们信仰一个恶犯和他的十字架, 你们离真相差太远了”(PL 3, 331: *quod religioni nostræ hominem noxium, et crucem ejus adscribitis, longe de vicinia veritatis erratis*), 耶稣不仅无罪, 而且是道成肉身的真天主; 反倒是在各种异教神话中, 多有凡人受到崇拜。他由宇宙的秩序, 证明神的存在性: “如果你进到某座房子里, 看见一切都安排整洁有序, 你会相信有位主人在管理, 而且他远超过这些好东西。同样, 在世界这所房子中, 当你看到天地受照看, 有秩序法律, 你确信宇宙有一位主人和诞生者, 祂比星辰本身, 比整个世界的各部分更加美丽。”(PL 3, 288: *Quod si ingressus aliquam domum, omnia exculta, disposita, ornata vidisses, utique præesse ei crederes dominum, et illis bonis rebus multo esse meliorem: ita in hac mundi domo, cum cælum terramque perspicias,*

providentiam, ordinem, legem, crede esse universitatis dominum parentemque ipsis sideribus et totius mundi partibus pulchriorem.) ;随后他又由哲学说明神的惟一性和罗马宗教多神观念的错误性,世界的创造者及最高统治者应该只有一位:“蜂群有一个蜂王,羊群有一个的头领,畜群有一个的统领”(PL 3, 289: rex unus apibus, dux unus gregibus, in armentis rector unus),“明显的,万物的诞生者天主无始无终;祂在万物出生前存在,在祂自有中永恒;在世界之前祂自身便作为世界;宇宙中的各个存在,祂以言命令,以理性安排,以大能成全。”(cum palam sit parentem omnium Deum nec principium habere, nec terminum; qui nativitatem omnibus præstet, sibi perpetuitatem, qui ante mundum fuerit sibi ipse pro mundo; qui universa, quæcumque sunt, verbo jubet, ratione dispensat, virtute consummat.)最后(三十九至四十一章)Caecilius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基督信仰。

亚历山大·塞维鲁时的匿名编年作者Anonymus Auctor Chronici sub Alexandro Severo

在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在位期间(公元222年-公元235年),有一位基督教匿名作者创作了一篇编年纪。他将旧约中《创世纪》人类的谱系,《民长纪》、《列王纪》、《编年纪》中历代以色列人的民长和国王,新约《福音书》中耶稣的谱系,与波斯、希腊、罗马各国君主列表放在一起,构成了当时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对历史认识的总结。

罗马和迦太基宣信者的书信Confessorum Romanorum et Carthaginensium Epistolæ

西彼廉在自己的书信中(编号20, 21, 16, 18, 26, 30, 39)引述了七位罗马和迦太基教会的成员Celerinus, Lucianus, Caldonius, Moyses, Maximus, Nicostratus, Rufinus之间的通信往来。他们之间的书信已经不存,有赖西彼廉的这些信后世才得知。他的引用里,这些人的通信不外是讨论教会治理的问题,以及互相的劝导和勉励。

在另一封书信中(编号49),西彼廉也引述了Maximus, Urbanus, Sidonus, Macharius四位罗马教会的成员致他的书信。

殉道教宗圣科尔内略S. Cornelius, Papa et Martyr

科尔内略(又译高尔内略)为第二十一任罗马教宗。公元249年,罗马皇帝德西乌斯(Decius)即位。当时的罗马帝国面对着外族入侵,内乱频繁。德西乌斯认为罗马的传统宗教对于复兴至关重要,遂下令帝国的所有臣民必须向罗马的众神献祭,向罗马皇帝的画像献香。完成之后由当局颁发证明文件(libellus)予以确认。这一与基督教教义矛盾的要求自然得不到基督徒的配合,迫害也随之而来。罗马教宗法比盎(Fabianus),安条克宗主教Babylas,耶路撒冷主教亚历山大(Alexander)也都先后殉道,亚历山大教宗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和迦太基主教西彼廉则被迫流亡。但不少教友也迫于压力屈服,或公开背教献祭,或私下购买证明。公元251年德西乌斯去世后,新皇帝加卢斯(Gallus)对基督徒的迫害有所缓和,如何处理这些曾背教的教友(拉丁语:lapsi,字面意为“跌倒者”)就成为了幸存下来的教会领导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各地教会领导对背教悔罪后应采取的态度，分成两派。一派以迦太基主教西彼廉和亚历山大主教狄奥尼修斯为代表，认为他们在悔罪后由本地主教批准可以重准恢复教籍；另一派则以下文中的罗马神父诺瓦提安为代表，他们更接近戴都良的严格态度。

教宗法俾盎殉道于250年殉道后，因为德西乌斯皇帝的迫害，新教宗的选举迟迟无法进行。直到251年德西乌斯去世之后，选举方才开始。这场选举也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诺瓦提安的态度不受罗马教会多数人支持，贵族出身的科尔内略以其温和的态度当选，于公元251年继任。诺瓦提安和他的支持者不能接受，便找到几位罗马附近的主教为其祝圣为对立教宗。

科尔内略与西彼廉往来书信多封，这些书信会在后文介绍西彼廉时一并讨论。此外现存一封科尔内略致安条克主教Fabius的书信

- *Cornelii ad Fabium Antiochenum*. (CPG 1850, GCS 9.2)

以及两封托名科尔内略致西彼廉的书信

- *Epistolæ Cornelio adscriptæ duæ*. (CPL 63, PL 4, CSEL 3.3, CCL 3C)

科尔内略认为教会有权赦免背教者的罪。他召集各地的六十位主教在罗马举行会议，将分裂教会的诺瓦提安和他的支持者开除教籍。

尽管皇帝加卢斯不似前任残酷，作为罗马教会的主教，科尔内略终不能见容于当局。他于公元253年被流放于离罗马不远的意大利城市Civitavecchia，并于当年六月去世，一说被斩首，一说死于狱中。

科尔内略的名字被列入罗马弥撒感恩祭第一式中纪念。

圣科尔内略时举行的迦太基会议Concilia Carthaginensia tempore S. Cornelii celebrata

西彼廉与科尔内略教宗意见一致。公元251年西彼廉回归迦太基，召集非洲众主教举行了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背教者。他为此写成《论背教者》(*Liber de Lapsis*)一书，在会议宣读。

公元252年会议西彼廉再次召集会议，处理教会分裂的问题。在罗马，诺瓦提安因为对背教者绝不宽恕的态度自立主教；而在迦太基，神父Novatus却因为对背教者不需要补赎的宽纵态度而分裂反对西彼廉。西彼廉为此宣读了自己的《论教会的合一》(*Liber de Unitate Ecclesiae*)以反对这些分裂。这两本著作都会在后文作更加详细的介绍。

罗马的诺瓦提安神父Novatianus Prebyster Romanus

诺瓦提安，又译诺威森、诺华西央，也许是最早在罗马教会用拉丁语进行神学创作的作家。对他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上文科尔内略教宗致安条克主教Fabius的书信。其中特别提到他曾受驱魔礼，之后生了重病，因死亡的威胁而受洗，却没有在当时受坚振礼。然而其才华深得罗马教宗法俾盎与西彼廉器重，故在没有受坚振便被进铎为神父。据西彼廉所说，诺瓦提安完善了罗马教会在洗礼时所用的信经，今日宗徒信经中“罪过的赦免”，“永恒的生命”(remissionem peccatorum, vitam aeternam)两句，便由他确立。

诺瓦提安的著作有

- *Liber de Trinitate*. (CPL 71, CCL 4, FP 8 (*La Trinidad*))
- *De Cibis Judaicis epistola*. (CPL 68, CCL 4)

《论三位一体》(*Liber de Trinitate*)历史上曾一度被认为为戴都良所作,然而现代学者均将其归于诺瓦提安名下。全书以洗礼时所用的信经为本,大概可分为四段:首先(一至八章)论父与创造世界;其次(九至二十八章)论子与降生为人;再次(二十九章)论圣神;最后(三十至三十一章)论父子的关系。诺瓦提安在戴都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坚持认为子也是永远的,并指出圣神与子的关系如同子与父的关系。

如前所述,教宗法俾盎殉道之后,罗马教宗一位空悬长达一年。在此期间,罗马教会的各教务,均由诺瓦提安和其他神父共同操理。他尤其参与罗马教会与其他教会的联系,并与西彼廉书信往来。现在仍存一封署名罗马神职人员(*cleri Romani nomine*)的书信

- *Epistola cleri Romani nomine scripta*. (CPL 72, CPL 50.30, CSEL 3.2, CCL 3B, CCL 4)

面对背教者的问题,诺瓦提安并不认为他们不可与教会修和,尤其是病危者。然而他反对宽大的作风,并且希望有一公会议决定统一的办法。

也许是在宗座空悬时教务的处理让他过于自信,在与科尔内略竞选失败之后,诺瓦提安由几位主教为其祝圣为对立教宗。他与科尔内略均致书各地教会,希望得到承认。西彼廉在迦太基召开会议,支持科尔内略。亚历山大教宗狄奥尼修斯也站在同一立场。

然而诺瓦提安依旧不乏支持者。尽管他大概在公元258年与西彼廉同年去世(一说同样殉道于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的迫害),由他开始的分裂并未停止。直到八世纪仍有他的支持者存在。他们被称为诺瓦提安派(Novatianismus/ Novationismus),认为教会并非拯救的途径,而是由圣徒组成,不能赦免背教者。他们生活严格的做风与蒙丹派也颇为相似。

殉道教宗圣路基约S. Lucius, Papa et Martyr

教宗路基约一世,又译路爵、路启、卢西乌斯、卢修斯,于科尔内略教宗殉道后继任教宗。西彼廉曾致书信路基约赞同他对诺瓦提安派的反对。他与前任科尔内略一样收到流放,去世于公元254年。

殉道教宗圣斯德望S. Stephanus, Papa et Martyr

教宗斯德望一世,又译德范、司提反、斯蒂芬,于路基约教宗殉道后继任教宗。他继续前任与诺瓦提安派的斗争。然而对于在这些分裂教派受洗的教友,在回归正统教会时是否需要重新受洗的问题,他与西彼廉又产生了分歧意见。西彼廉也曾致其书信讨论这一问题。

罗马皇帝瓦勒良登位后再启教难,公元257年(早西彼廉一年)斯德望殉道于这一教难中。据说斯德望当时正在主持弥撒,当场被斩首。

关于异端洗礼最著名争辩的记录与文献 *Acta et monumenta celeberrimæ de baptismo hæreticorum disputationis*

各个分裂教派既然产生，他们执行的圣洗是否有效便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难题首先是由前文所提的蒙丹派和马西翁派引起的。罗马和亚历山大等地的教会认为有效的，而非洲、卡帕多西亚（今土耳其中部）等地的教会则认为无效，归正者都必须重新领洗。西彼廉六次召集北非地区的主教讨论这一问题（*Concilium Carthaginense sub S. Cypriano*），并将议决由公函报给罗马。他们虽不要求其他教会一致，但坚持非洲当地要求重新洗礼的传统，并抗议罗马教会对北非教会禁止重洗的要求。斯德望教宗也在罗马召开会议（*Concilium Romanum sub S. Stephano celebratum*）坚持己见，并对这一问题做出裁决

- *Sententiae episcoporum numero lxxxvii de hæreticis baptizandis*. (CPL 56, PG 137, CSEL 3.1, CCL 3E)

当时亦有匿名作品《论重洗》

- *Liber de Rebaptismo*. (CPL 59, CSEL 3.3, CCL 3F)

讨论重新受洗的问题。西彼廉与北非的Sabratha主教Pompeius、毛里塔尼亚主教Jubaianus，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Caesarea）主教Firmilianus书信往来，批评斯德望教宗的决议和《论重洗》这一作品。

两人的矛盾愈来愈大，甚至斯德望教宗一度威胁要绝罚西彼廉。就在剑拔弩张之际，因为皇帝瓦勒良的迫害，两人先后殉道。斯德望一世的继任者西斯笃二世（Sixtus II，后文会再提到）温和的态度缓解了这一冲突。几十年后，北非的教会也基本接受了不再重洗的做法。

也有人托名西彼廉，致书信批评诺瓦提安和他的支持者。

- *Tractatus ad Novatianum*. (CPL 76, PLS 1, CSEL 3.3, CCL 4)

西彼廉时期非洲教会的年鉴 *Annales Ecclesiæ Africanæ, temporibus Cyprianicis*.

这是一份迦太基教会公元243年至公元258年每年事件的记录，当时迦太基的主教是西彼廉和他的前任Donatus。

迦太基的圣庞志执事 *S. Pontius Diaconus Carthaginensis*

庞志执事は西彼廉主教的亲密合作者。据热罗尼莫（Hieronymus）所说，庞志执事伴随西彼廉的主教生涯，包括西彼廉的流亡。

如前所述，个性鲜明的西彼廉在生前就不乏争议。一方面，他坚决反对诺瓦提安派，也与斯德望教宗存在矛盾；另一方面，他在德西乌斯皇帝迫害时避祸流亡的行为也受许多人指摘。西彼廉殉道之后，这些争议并未平息。为了维护西彼廉的身后之名，也因为当时虽已有《殉道者圣伯尔都亚与圣斐利琪的受难》这样的殉道圣人传，却没有主教的传记和殉道记录，庞志执事便动笔为西彼廉这一故人作传。

- *De Vita et Passione S. Cypriani*. (CPL 52&53, PL 95, CSEL 3.3, AS Sept.4, TU 39.3)

《论圣西彼廉的生平和受难》如名所述，分为西彼廉的生平(三至十章)和受难经过(十一至十九章)两部分。西彼廉大概出身富裕家庭，获得良好的教育，与戴都良一样或曾从事律师工作，教授修辞辩论。西彼廉在大约三十五岁(公元245年左右)才受一位名为Caecilius的神父影响皈依基督教并进行洗礼。但因为他的才华与操行，很快他便被按立晋铎为神父，随后(公元249年)晋牧为迦太基主教。

如此快的提升显然不免引人非议，此外如前所述，当时教内外问题重重。然而西彼廉一面团结北非地区的诸位主教在各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一面以书信联络各地教会交换意见。公元252年与254年之间，迦太基发生大瘟疫，西彼廉领导教会，积极组织救灾。

虽然西彼廉流亡回避了德西乌斯的迫害，但在瓦勒良的迫害中，公元257年，西彼廉终究被捕：“如为天主喜悦奉献的祭品，这些原本是这位司祭每日的行为，然而忽然，奉总督之命，他到了总督的庭院”(PL 3, 1494: Et hi erant quotidiani actus destinati ad placentem Deo hostiam sacerdotis, cum ecce, proconsulis jussu, ad hortos ejus)。罗马总督(Proconsul, 资深执政官)Aspasius Paternus将他流放至Curubis(现在突尼斯城市Korba)。一年之后，新上任的总督Galerius Maximus重新将他拘捕。

西彼廉的庭审记录Acta proconsularia S. Cypriani

在这份记录里总督劝西彼廉向罗马的诸神献祭以换取赦免，西彼廉回答：“你执行命令吧。对如此合理之事，无需考虑”(PL 3, 1503: Fac quod tibi praeceptum est. In re tam justa nulla est consultatio.)。总督判决他死刑之后，西彼廉只说：“感谢天主”(PL 3, 1504: Deo gratias)。

参考文献

本文讨论的各作家原著，全部来自于J. P. Migne神父编辑的

《拉丁教父集》(*Patrologia Latina*) 1844年版第三卷(PL 3)

另有1865, 1886版。一些增补的内容列于

《拉丁教父集增补》(*Patrologia Latina Supplementum*) 第一卷(PLS 1)

亦有部分可见于

《希腊教父集》(*Patrologia Graeca*, PG)

此外亦有较新的文本批判版本(critical edition):

《教会拉丁作者文集》(*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CSEL)

《基督教著作全集:拉丁系列》(*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CCL)

《教父文献》(Fuentes Patristicas, FP)除希腊语原文外,亦有对照西班牙语译文

《早期基督教文学史的文本和研究》(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altchristlichen Literatur, TU)

以及

《圣人传》(*Acta Sanctorum*, AS)

在列举作品时已经给出在这些文库中的编号,另有:

E. S. Buchanan, in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8 (1907)

S. Ritter, in *Rivista di archeologia cristiana*, 3 (1926)

H. Lietzmann, *Das Muratorische Fragment (Kleine Texte, xi)*, Berlin, 1902 (1933)

B. Kytzler, *M. Minucius Felix Octavius*, Leipzig, 1982

G. Mercati, *Opere minori*, ii, Roma, 1937

P. Petitmengin, in *Revue de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20 (1974)

J. de Gagny, M. Mesnart, *Opera Q. Septimii Florentis Tertulliani Carthaginensis*, Paris, 1545

S. Gelen, *Q. Septimii Florentis Tertulliani Carthaginensis presbyteri, auctoris antiquissimi ac doctissimi scripta*, Basel, 1550

R.L. de la Barre, *Opera Tertulliani et Arnobii quotquot ab interitu vindicari summorum virorum industria potuerunt*, Paris, 1580

J. Pamelius, *Q. Septimii Florentis Tertulliani Carthaginensis presbyteri Opera quæ hactenus reperiri potuerunt omnia*, Paris, 1583

F. du Jon, *Q. Septimi Florentis Tertulliani Carthaginensis presbyteri, auctoris antiquissimi, Opera quæ adhuc reperiri potuerunt omnia*, Franeker, 1597

E. Welchman, *Novatiani Presbyteri Romani Opera, quæ extant, omnia, correctius longe quam unquam antehac edita, notisque illustrata*, Oxford, 1724

J. Jackson, *Novatiani Presbyteri Romani Opera quæ extant omnia*, London, 1728

A. Gallandi, *Bibliotheca veterum patrum antiquorumque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Græco-Latina*, iii, Venezia, 1788

W.Y. Fausset, *Novatiani Romanae Urbis presbyteri De Trinitate Liber* (Cambridge Patristic Texts), Cambridge, 1909

H. Weyer, *Novatianus De Trinitate. Über den Dreifaltigen Gott (Testimonia. Schriften der altchristlichen Zeit)*, Düsseldorf, 1962

V. Loi, *Novaziano. La Trinità (Corona Patrum)*, Torino, 1975

P. Mattei, *Novatien, De Trinitate 31: texte et traduction; commentaire philologique et doctrinal*, in *Memorie dell'Accademia delle Scienze di Torino*, 20, 1996

G. Landgraf – C. Weyman, *Archiv für lateinische Lexikographie und Grammatik*, 11 (1900)

H. von Soden, in *Nachrichten Göttingen*, 1909, 3

G. Rauschen, *Tertulliani de baptismo, et ps.-Cyriliani de rebaptismate recensio nova*, Florilegium patristicum 11. Bonn, 1916.

A. Lipomanus, *Sanctorum priscorum patrum Vitae*, Venetiis, 1551-1560, II

L. Surius, *De probatis sanctorum historiis* V, Coloniae Agr., 1574; *De probatis sanctorum historiis*, Coloniae Agr., 1580; *De probatis sanctorum Vitis* IX, Coloniae Agr., 1618; *Historiae seu Vitae sanctorum* IX, Augustae Taurinorum, 1878,

Th. Ruinart, *Acta primorum martyrum sincera*, Parisiis, 1689, 203-215; Amstelodami, 1713; Veronae, 1731; Augustae Vindellicorum, 1802, II; Ratisbonae, 1859

A. Gallandius, *Bibliotheca veterum patrum antiquorumque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Venetiis, 1765-1781, III

H. Olshausen,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veteris monumenta*, Berolini, 1820

F. Z. Collombet, *Histoire de la vie et des temps de Saint Cyprien*, Lyon-Paris, 1841
H. Hurter, *Sanctorum Patrum opuscula selecta*, I, 5^a ed., Oeniponti, 1906
G. Pagliari, *fasc. cit.*
M. Pellegrino, *Vita e martirio di San Cipriano (Verba Seniorum, III)*, Alba, 1955
D. Ruiz Bueno, *Actas de los Martires (Biblioteca de autores christianos, 75)*, Madrid, 1961
A. A. R. Bastiaensen, *Vita di Cipriano, Vita di Ambrogio, Vita di Agostino (Vite dei Santi, 3)*, s.l. [Verona], 1975
E. Rebillard, *Greek and Latin Narratives about the Ancient Martyrs (Oxford Early Christian Texts)*, Oxford, 2017
D. Ruiz Bueno, *Actas de los Martires (Biblioteca de autores christianos, 75)*, Madrid, 1961
R. Reitzenstein, *Die Nachrichten über den Tod Cyprians (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logische-historische Klasse, 14)*, Heidelberg, 1913

“拉丁教父索引”(Clavis patrum Latinorum, CPL)和“希腊教父索引”(Clavis patrum Graecorum, CPG)对二世纪到八世纪的拉丁和希腊教父作品均有编号。

本文写作中也参考了以下资料：

《教父学大纲》，上智编译馆，甘兰著，吴应枫译

圣伯尔都亚和圣斐利琪圣人传

<https://www.wanyouzhenyuan.cn/index.php?m=saint&code=1030701>

圣科尔内略圣人传

<https://www.wanyouzhenyuan.cn/index.php?m=saint&code=1091601>

《慕辣托黎残篇》以《穆拉多利断片》为题收于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一部第一卷《基督教早期文献选集》一书中。

《殉道者圣伯尔都亚与圣斐利琪的受难》被选入三月七日圣妇伯尔都亚、圣妇斐利琪等殉道瞻礼诵读。

西彼廉的庭审记录被选入九月十六日圣高尔内略及圣西彼廉主教瞻礼诵读。

Wikipedia *Passion of Saints Perpetua and Felicity*, Perpetua and Felicity, Muratorian fragment, Marcus Minucius Felix, *Octavius*, Pope Cornelius, Decian persecution, Pope Lucius I, Pope Stephen I, Pontius of Carthage 词条